

母语为英语的外国学生 习得汉语“自己”阻断效应实证研究

曾 莉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上海 200083)

摘 要: 汉语“自己”的长距离回指和阻断效应都是英语反身代词所不具备的。本研究采用带量表的释义判断法考察了高、低两组汉语水平的母语为英语的留学生对“自己”的指称判断。结果表明,虽然学习者整体上对长距离回指的接受度未随汉语水平提高而增加,然而那些习得了长距离回指的学习者个体却很好地遵循了“自己”的阻断效应。这些现象从涌现论的角度难以理解,但从先天论普遍语法的角度可以得到合理解释。

关键词: 反身代词; 先天论; 涌现论; 二语习得; 阻断效应

A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Blocking Effect of *ziji* by English Speakers

ZENG Li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Chinese reflexive *ziji* is long-distance bound and observes the blocking effect. These properties are not found for its English counterpart.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acquisition of *ziji* by English speakers. It is found that the learners do not increase the acceptance of long-distance binding with their Chinese proficiency. But individual learners who admit long-distance binding are found to abide by the blocking effect. The learners' performance can be accounted for from the nativist's point of view rather than from the emergentist's.

Key words: reflexives; nativist's view; emergentist's view;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blocking effect

0. 引言

近年来,二语习得领域存在先天论(the nativist's view)和涌现论(the emergentist's view)的交锋^①。先天论拥护者(如 Hawkins 2008; White 2003)认为,至少某些二语知识的习得有赖于人脑先天存在的专门负责语言学习的机制,即生成语法学家 Noam Chomsky 所说的普遍语法。涌现论先后有不少代表人物(如 Ellis 2002; Tomasello 2009; O'Grady 2008, 2011 等),其基本立场是否认人脑存在普遍语法。他们认为语言习得是人脑普遍认知机制与外部经验互动的结果。该派前期观点(如 Ellis 2003; Mellow 2008; Tomasello 2009)认为,学习者通过分析某些语言属性在输入语料中出现或分布的频率就能归纳出语法规则,而无需假定人脑预先存在语法规则(普遍语法)。然而,由于一些抽象的语法现象,如约束、控制、性数一致规则等无法由经验(即语言输入)推导得出,这些学说并未撼动先天论的地位。近年来,涌现论的新锐代表 O'Grady 试图从人脑线性加

^① 参见贾光茂(2011)及 *Lingua* 杂志 2008 年第 4 期特刊的讨论。

工模式来阐释生成语法学家所关注的一些核心抽象语法特性,对先天论似乎更有挑战性。

既然两派争论焦点在于有无必要假定人脑先天有普遍语法,那么涌现论要打败先天论,就需阐释学习者如何仅凭借人脑普遍认知机制(如:线性加工机制)或外部经验(如:语言输入)就能掌握语法。而先天论要捍卫普遍语法存在的必要性,Hawkins(2008)和White(2003)认为可从学习者的如下表现来证明:首先,学习者能够习得那些无法从其母语或外部经验获知的语法规则;其次,有些语法现象虽然貌似仅凭语言输入就完全可以学得到,但学习者却习得得非常缓慢或总是犯错。学习者的这种表现往往需考虑到普遍语法的作用才能得到合理解释。

反身代词的指称是生成语法学家所讨论的核心抽象语法规则之一,也是O'Grady(2014)试图从人脑线性加工角度阐释的语言现象,因而可用于比较和检验先天论和涌现论观点对二语习得的解释力。本文从考察母语为英语的留学生习得汉语“自己”长距离回指及阻断效应的角度,分析和探讨上面哪派观点更能合理解释汉语反身代词的二语习得。

1. 理论背景

在生成语法理论框架下,反身代词的指称遵循Chomsky(1981)的约束原则A。根据该原则,反身代词必须在其管辖语域内受约束。简单来说,反身代词回指其所在子句的先行语,如例(1)中英语反身代词 *himself* 指的是子句主语 *Tom*,但不能指主句主语 *John*;这即是通常所说的局部指称或约束。而汉语反身代词“自己”不限于局部指称,它既可指所在子句的先行语,也可指该子句之外的先行语,如例(2)所示。“自己”的回指范围超过了其所在子句,因而也被称为长距离反身代词。

(1) John₁ knows that [Tom₂ criticized *himself*_{1/2}].

(2) 张三₁ 知道 [李四₂ 批评了自己_{1/2}].

需要指出,“自己”并不总能回指长距离先行语。如例(3)中,“自己”只能局部指称“你”而不能长距离指称“张三”。通俗地说,“自己”的长距离指称被其局部先行语阻断了。这一现象称为“自己”的阻断效应。

(3) 张三₁ 知道你₂ 批评了自己_{1/2}。

关于“自己”的长距离指称及阻断效应的理论阐释,句法上,Battistella(1989)及Cole & Sung(1994)都认为“自己”的长距离指称是其在隐形逻辑式(Logical Form)上进行层级移位(cyclic movement)的结果;如此一来,“自己”与长距离主语的照应仍是局部约束关系,符合约束原则A。“自己”移位后,其逻辑式在INFL留下的所有语迹及移位的“自己”本身都必须在人称和数上保持一致,这样一来,句中所有的局部和非局部(即长距离)主语也必须在人称和数上保持一致。句(3)中“自己”的长距离约束被阻断正是因为长距离主语“张三”与局部主语“你”在人称上不一致造成的。

2. 文献回顾

以往研究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习得汉语反身代词,多是考察他们对反身代词回指距离及先行语主宾语倾向性的判断(黄月圆等2005;曾莉2012)。目前针对汉语“自己”阻断效应的习得研究还很少。现有文献中,Chen(1995)采用书面提问的方式研究了17名母语分别为英、法的两组学习者能否习得“自己”的长距离约束及阻断效应。其结果显示,英、法两组学习者表现相似,他们均不接受“自己”的长距离约束。由于“自己”的阻断效应是基于其长距离约束特性之上,既然无证据表明学习者掌握了“自己”的长距离约束,关于他们是否习得了“自己”的阻断效应也就无从谈起。值得注意的是,该实验控制组的大多数汉语母语者也不接受“自己”的长距离约束。这表明Chen的实验可能未能有效检测到受试对“自己”长距离回指的判断。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要考察汉语学习者能否习得“自己”的阻断效应,采用可靠可行的实验手段,找出那些接受“自己”的长距离约束的学习者是关键。这点在本研究的实验设计和结果分析中也特别留意。

3. 实验研究

3.1 研究问题

问题 1: 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能否习得汉语“自己”的长距离回指及阻断效应? 随着整体汉语水平的提高, 他们是否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指称特性?

问题 2: 涌现论和先天论中, 哪派观点对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习得“自己”的表现更有说服力?

3.2 受试

本研究选取了在华几所高校学习的 51 名留学生, 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 母语为英语。参加本实验时, 他们已在中国学习了至少 1 年左右的汉语课程。然而, 他们所学的汉语课程并不相同, 而且他们当中有些参加了 HSK 考试, 有些则没有。由于他们学习汉语的背景不尽相同, 本实验采用 Yuan(2013, 2010) 的做法, 利用汉语完型填空测试来评估这些留学生个体的二语(汉语) 水平, 并根据测试得分高低, 将其分为两个汉语水平等级: 低水平二语组 25 人及高水平二语组 26 人($t = -27.97, p < .05$)。此外, 有 30 名汉语本族语者作为控制组也参与了“自己”的测试。

表 1 受试背景

	人数	学习汉语的起始年龄	学习汉语的时间(年数)	完形填空测试得分(总分: 30 分)
低水平二语组	25	17 - 20	1 - 3	5 - 11
高水平二语组	26	14 - 29	3 - 6	21 - 29
控制组	30	-	-	-

3.3 实验设计

本研究的目的是考察受试对“自己”句中各个可能的先行语的判断情况。以往考察反身代词二语习得的一些研究, 出现过受试因解读的偏好, 仅考虑某一先行语, 而忽略其它先行语的情况(参见 Akiyama 2002 的综述)。为了尽量保证受试充分考虑各个可能的先行语, 我们沿用了 Yip & Tang (1998) 的释义判断法, 如(6) 所示, 来诱导受试逐一给出对“自己”各个可能先行语的判断。事实上, 对先行语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接受度问题。譬如, 如前所述, 以往研究发现受试会偏好某一先行语, 而忽略其它先行语, 即使他们觉得语法上两者都正确。考虑到这一点, 我们采用了 Hawkins & Chan (1997) 的量表设计, 设置了“肯定可以”, “大概可以”, “大概不可以”及“肯定不可以”四个选项, 供受试选用作答, 如(6) 所示。

(6) 小明知道小军不喜欢自己的妹妹。

“自己”可以指

	肯定可以	大概可以	大概不可以	肯定不可以
“小明”?	[A]	[B]	[C]	[D]
“小军”?	[A]	[B]	[C]	[D]

测试句型有两大类。一类是测试“自己”回指距离的“人称一致句”, 即该句型的主句主语与子句主语人称上一致, 这样的句子中“自己”长距离和局部回指均可以。另一类是测试“自己”阻断效应的“人称非一致句”, 该句型中只允许“自己”局部回指。每一句型有四道测试题。测试句中出现的词汇均控制在学习者已学习过的范围内。所有测试句在构成问卷时被打乱顺序。

表 2 测试句型

测试句型	例句	“自己”的指称
人称一致句	小兰以为小强不知道自己的分数。	自己 = 小强; 自己 = 小兰
人称非一致句	小明说你知道自己的成绩。	自己 = 你; 自己 ≠ 小明

3.4 实验程序

受试以个人或小组的形式参与测试。测试前,实验员用受试的母语向其讲解了答题要求。他们需先阅读句子,然后逐一判断“自己”能否回指句中的长距离及局部主语,并在量化表上选择“肯定可以”,“大概可以”,“大概不可以”或“肯定不可以”来表示他们的判断。受试被要求按直觉判断作答,作答后,不能回头修改答案。测试前,实验员引导受试做了两道模拟题,在确保受试完全明白答题要求后,才开始正式的测试。在实际测试中,受试可以向实验员询问他们不明白的词汇;遇到不会回答的问题,他们可以放弃该道题。

3.5 数据处理

为便于参数推论统计,需把受试的答案从顺序变量转化为等级变量。将问卷量化表上的选项“肯定可以”,“大概可以”,“大概不可以”和“肯定不可以”的答案分别记3分、2分、1分和0分。如此一来,每道测试题最高为3分(最接受),最低为0分(最不接受)。每类句型的四道测试题总计分后的均值用于SPSS的参数推论统计检验。在统计检验中,问卷里遗漏的答案均被排除在外。

3.6 结果与分析

3.6.1 “人称一致句”中“自己”的指称

先看受试在“人称一致句”对“自己”的指称判断,这反映了“自己”的回指距离。如图1所示,学习者基本能正确接受“自己”的局部回指,且接受度随汉语水平提高而增加。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两个二语组与控制组三者之间有明显差异($F(2,76) = 3.17, p < .05$)。事后Tukey检定表明低水平二语组明显不如控制组($p < .05$),但高水平二语组与控制组之间无显著差异($p > .05$)。对“自己”的长距离回指,两组学习者均不太接受,他们与控制组三者之间差异显著($F(2,75) = 23.09, p < .05$)。事后Tukey检定表明,高、低二语组的接受度均明显低于控制组($p < .05$)。高水平二语组比低水平的接受度还略低($p > .05$)。这些结果表明学习者达到较高汉语水平后,能较好地接受“自己”的局部回指;然而对“自己”的长距离回指,无论汉语水平的高低,他们基本不太接受,高水平学习者比低水平学习者的接受度非增反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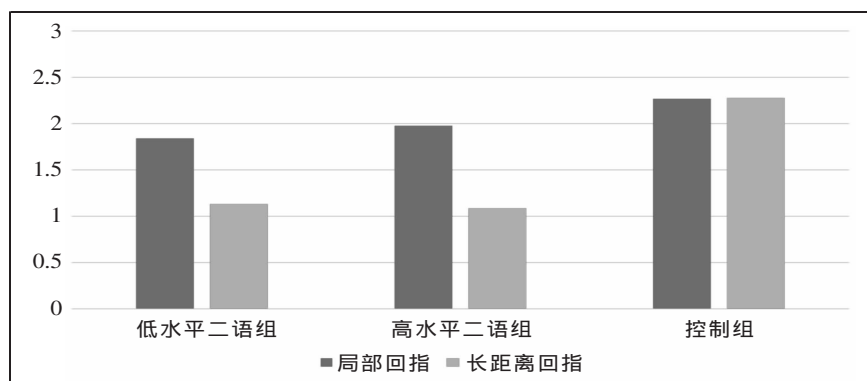


图1 “人称一致句”中“自己”局部回指及长距离回指的接受值

上述结果也在以下分析中得到证实。用配对T检验比较受试对“自己”局部回指和长距离回指的接受度,发现控制组较好地接受了这两类指称,且接受度无显著差异($p > .05$)。然而,高、低二语组均倾向接受“自己”的局部回指,不接受“自己”的长距离回指,两类指称接受度有显著差异($p < .05$)。

3.6.2 “人称非一致句”中“自己”的指称

图2列出了受试在“人称非一致句”,即阻断效应测试句,对“自己”的指称判断。先看对局部回指的判断,随汉语水平提高,学习者也更接受这一指称。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两个二语组及控制组的判断无明显差别($F(2,78) = 2.60, p > .05$)。再看对长距离回指的判断,从图2不难看出,学习者整体上不太接受“人称非一致句”中“自己”的长距离回指,而且随汉语水平提高,他们的接受度还进一步降低。比较两个二语组及控制组三者的表现,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三者在长距离回指的判断方面无显著差异($F(2,78) = 2.63, p > .05$)。这些数据说明在“人称非一致句”中,两组汉语水平的学习者像汉语母语者那样遵守了“自己”的阻断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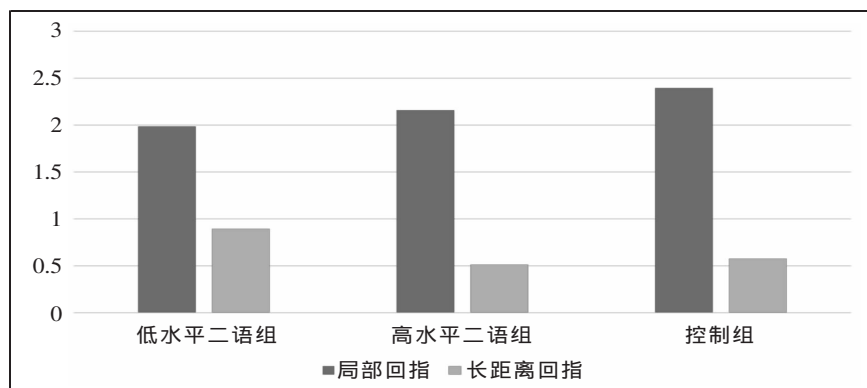


图2 “人称非一致句”中“自己”局部回指及长距离回指的接受值

另外,用配对 T 检验比较受试在“人称非一致”句中对“自己”的局部回指及长距离回指的接受值,也发现控制组、高、低水平二语组均显著偏向接受局部回指,不接受长距离回指($p < .05$)。这再次印证了在“人称非一致句”中学习者能像汉语母语者那样遵循“自己”的阻断效应。

3.6.3 阻断效应分析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学习者在“人称非一致句”中不接受“自己”的长距离回指。他们的表现看上去似乎遵循了“自己”的阻断效应。然而,由于他们在“人称一致句”中也不太接受“自己”的长距离回指,所以我们还不能够确定学习者是真正懂得“自己”阻断效应规则,还是仅仅只会局部回指“自己”而已。如果学习者懂得“自己”阻断效应规则,那么他们会因阻断效应的影响,而在“人称非一致句”中(比“人称一致句”)更不接受“自己”的长距离回指。如图3所示,控制组在“人称不一致句”中对“自己”长距离指称的接受度明显低于“人称一致句”($p < .05$),高水平二语组的表现也是如此($p < .05$);而低水平二语组在两个句型中的表现无明显差异($p > .05$)。这些结果说明:整体而言,学习者达到较高汉语水平后,才会遵循“自己”的阻断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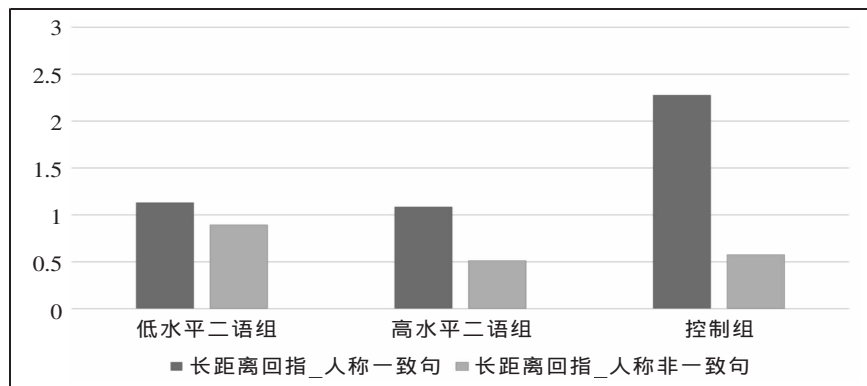


图3 “人称一致句”与“人称非一致句”中“自己”长距离回指的接受值

此外,我们还可从学习者个体表现方面找出那些掌握了“自己”为长距离反身代词的学习者,然后分析他们是否遵循“自己”的阻断效应。判断学习者掌握“自己”为长距离反身代词的标准依照控制组的实际表现来设置。在本实验中,有76%的受试对“自己”长距离回指及局部回指的接受值均大于或等于1.75,因而我们把上述两项接受值均大于或等于1.75的学习者认作为已掌握“自己”为长距离反身代词的学习者。由此,我们从两组学习者中找出了7名这样的留学生,然后用配对 T 检验比较了他们在“人称非一致句”中对“自己”的长距离回指及局部回指的接受值,结果显示他们接受长距离回指的显著程度显著低于局部回指($p < .05$)。这些结果说明,已掌握“自己”为长距离回指反身代词的学习者能遵循“自己”的阻断效应。

4. 讨论

本文实验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整体上较难习得汉语反身代词“自己”的长距离回指,但掌握了长距离回指的学习者个体能够遵循“自己”的阻断效应。下面我们将结合实验结果讨论:涌现论的角度(即语言输入及线性加工处理模式)是否可以解释学习者中介语中“自己”的指称特征;而学习者的“自己”指称发展是否表明这可能是普遍语法机制参与的结果。

4.1 从语言输入角度难以解释学习者对“自己”的指称判断

本实验的受试都是在华学习的留学生,除了课堂汉语学习,他们也生活在说汉语的环境中,因而他们很可能从以上途径接触到“自己”的正面语料输入。从语料输入中,学习者可能可以推导出“自己”与其母语反身代词 *himself/herself* 有所不同,前者可以有长距离先行语。照这一思路,随着学习时间的推移,他们自然更能接受“自己”的长距离回指。然而,事实上,本研究的高、低水平二语组均不接受“自己”的长距离回指,高水平二语组的接受度甚至比低水平二语组还略低些。这似乎表明正面语料输入不太可能是学习者习得“自己”长距离回指的主要因素。这也许与“自己”的长距离回指用法在正面语料中的强度、显著性不高有关,也可能与本研究中所考察的高水平二语组受试样本有关,其学习汉语的时间还不是特别长,仅三至六年之久,不能代表汉语二语学习的最终状态。要考察学习者是否随着学习汉语时间的推移,能够从语言输入中习得“自己”的长距离回指,这一问题还需今后在学习年限更久、水平更高的汉语学习者上检验。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研究发现,即使明确地向学习者指出反身代词长距离回指的用法,学习者的习得效果也因人而异。White 等人(1996)专门对13名日语二语学习者进行培训(培训前,这些学习者只会日语反身代词 *zibun* 的局部回指),培训中教师特地向这些学习者指出 *zibun* 可以长距离回指。然而,培训后,仅7名学习者能够长距离回指 *zibun*;其余6名依然只接受局部回指。而这掌握了长距离指称的7名学习者中有6名学习者母语当中的反身代词能够长距离指称。

再者,像“自己”阻断效应这样的语法规则,抽象而精妙,难以仅凭语言输入习得。自然语料提供的只有正面证据,没有反面证据,即:只会出现“人称非一致句”中“自己”局部回指“你”的用法,却不会告诉学习者“自己”在这类句中不可以长距离回指“张三”。因此,如果仅凭语言输入来习得外语学习者会一直延续这个错误用法。然而,本研究中的7名明确接受“自己”长距离指称的学习者,并没有在“人称非一致”句中出现“自己”指称的判断失误,表明他们已掌握“自己”阻断效应规则。既然这条规则不太可能仅凭自然语言输入推导出,而且教材和课堂上也没有这条规则的讲述(至少本研究中的学习者无此学习经历),那么我们自然要问学习者从哪儿获得了这条规则?

4.2 线性加工模式也不足以解释学习者对“自己”的指称判断

O'Grady (2014) 从人脑线性加工模式的角度来解释自然语言中反身代词的指称,并试图以此摒弃语法规则存在的必要。按照 O'Grady 的观点,人脑句子加工器(sentence processor)本着减少耗费(minimize the operating cost)的原则从左至右逐字处理句子,每遇到一个字就立即把它转化为相应的语义解释。遇到反身代词时,由于其有指称依附需求(referential dependency),句子加工器会立即指派与该反身代词形成述谓结构的谓语的另一论元充当它的先行语。这种线性加工模式似乎可以解释本研究里高、低二语组回指“自己”的局部主语但不回指长距离主语的情况。本研究当中的测试句都是双子句,按照线性加工模式理论,主句谓语和子句谓语均可提供论元,作为“自己”的先行语的潜在来源,但因为“自己”所在的名词词组只与子句谓语形成述谓结构,所以句子加工器指派的是子句谓语的另一论元(子句主语),即局部主语,作为“自己”的先行语。

然而,这种线性加工模式很难解释为什么本研究中的7名学习者除了指派局部主语外,还能指派长距离主语作为“自己”的先行语,因为按线性加工模式,当“自己”得到了子句主语的局部回指后,其指称依附需求就已满足,本着减少耗费的原则,句子加工器不再会向“自己”指派其它先行语了。此外,线性加工模式也更难解释为什么本实验中的7名学习者在长距离约束“自己”的同时能遵循“自己”的阻断效应。也许 O'Grady 会把“自己”的阻断效应归因于语义、语用用法,如胡建华、潘海华(2002)所说的第一、二人称的局部先行语比第三人称的长距离先行语更显著,因而学习者指派前者作“自己”的先行语。即便这样,这其中所涉及的先行语显著性比较过程仍属于语言的范畴。换言之,学习者至少要先具备显著性概念及知晓先行语的显著性比

较,方能指派显著性更高的作“自己”的先行语。这一过程离不开语言属性和语法规则的参与。要完全摒弃语言属性及语法规则来解释学习者习得“自己”的阻断效应似乎难以行得通。

4.3 学习者对“自己”的指代发展是受约束原则驱动的结果

如果假设学习者先天已具备了“自己”阻断效应的语法规则,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本研究的7名学习者虽然从未学过,也无法从语言输入中推导出“自己”的阻断效应,却能很好地遵循这一规则。按照 Battistella (1989) 及 Cole & Sung (1994) 的理论,“自己”自身没有人称特征,必须移位到 INFL 进行人称一致的特征核查。因而,在上述7名学习者的中介语语法中,“自己”是通过隐形逻辑式上的层级移位来实现长距离指称习得的。“自己”逻辑式移位后,在 INFL 留下的所有语迹及移位的“自己”本身都必须在人称和数上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在“自己”能够长距离照应的句子中,所有的局部和非局部(即长距离)主语必须在人称和数上保持一致。而在“人称非一致句”当中,长距离主语与局部主语在人称上不一致,“自己”在隐形逻辑式上的层级移位就没法实现,导致了“自己”长距离指称被阻断。由此,上述7名学习者在“人称一致句”中通过“自己”在隐形逻辑式上的层级移位实现了“自己”的长距离约束;在“人称非一致句”中却没法实现这一点,只能局部指称“自己”。因而,其对“自己”的指称体现了“自己”的阻断效应。

此外,我们还需解释为什么本研究里高水平学习者对“自己”长距离回指的接受度比低水平学习者还略低。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了解儿童在普遍语法作用下,或更确切地说在约束原则驱使下如何一语习得“自己”的指称的。根据 Chien 的一系列研究(Chien & Lust 2006 综述),母语为汉语的儿童接触“自己”伊始,尚不知晓“自己”是个反身代词,他们只是随机给“自己”指派先行语,包括局部和长距离主语,甚至是句外的某个名词。随后,凭借其先天固有的约束原则知识,儿童能够逐渐把“自己”与其它两大类名词(一般名词及代词)区分开来,即分辨出“自己”属于名词中的反身代词,其指称需遵循约束原则 A。^② 认识到“自己”是反身代词后,儿童的表现不再像之前那样给“自己”随机指派先行语了,而是过渡到较明确地指派局部主语作“自己”的先行语。这一转变过程中,看上去年纪较大的一组儿童比年纪较小的一组更不接受“自己”的长距离回指。这只是因为年纪较大的儿童已懂得“自己”是反身代词,不再像年纪较小还尚未认出“自己”的儿童那样随意指派先行语了。

回到本研究里高水平学习者对“自己”长距离回指的接受度比低水平学习者还低的现象。这样的现象产生可能是因为汉语水平较低的学习者尚未认识到“自己”是反身代词,即:像一语习得初期的儿童那样,他们尚不明白“自己”是个什么词,因而在实验中,他们可能只是随机任意地指派“自己”的先行语,包括长距离先行语,而学习者达到较高汉语水平后,能够在约束原则驱使下认识到“自己”为反身代词,所以减少了随机指称“自己”的长距离先行语。由此看到,母语为英语的留学生习得汉语“自己”指称的发展途径与汉语儿童一语习得“自己”的途径有所相似,这也佐证了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对“自己”的指代发展是受约束原则驱动的结果。

5. 结论

本文采用量表语法判断法测试了母语为英语的留学生对“自己”阻断效应的判断。结果发现,高水平的汉语学习者对“自己”的阻断效应敏感,此外,在本研究所分析的汉语学习者中有7名学习者明确地表现出接受“自己”的长距离及局部回指,并很好地遵循了“自己”的阻断效应。学习者的这些表现与二语习得涌现论的观点(即凭借语言输入及人脑线性加工模式习得语言)不完全匹配,但可从二语习得先天论的角度得到合理解释。这些结果说明至少某些语法现象的二语习得过程有赖于先天语法知识的参与。

参考文献:

- [1] Akiyama, Y. Japanese adult learners'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ity condition on English reflexives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02, 24 (1): 27-54.

^② 根据 Wexler & Chien (1985) 提出的词汇学习假说(Lexical Learning Hypothesis),约束原则 A、B、C 既分别是约束照应语(含反身代词)、代词及一般名词指称的原则,也是儿童用以识别语言中这三类名词词汇的工具。

- [2] Battistella, E. Chinese reflexivization: A movement to INFL approach [J]. *Linguistics*, 1989, 27(6): 987 – 1012.
- [3] Chen, D. Chinese reflexive ziji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J]. *Pennsylvania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1995, 2(2): 37 – 52.
- [4] Chien, Y.-C. & B. Lust. Chinese children's knowledge of the Binding Principles [C] // Li, Ping. *The handbook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vol 1.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3 – 38.
- [5] Chomsky, N.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M]. Foris, Dordrecht, 1981.
- [6] Cole, P. & L.-M. Sung. Head movement and long-distance reflexives [J]. *Linguistic Inquiry*, 1994, 25(3): 355 – 406.
- [7] Ellis, N. C. Frequency effects in language processing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02, 24(2): 143 – 188.
- [8] Hawkins, R. The nativist perspective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J]. *Lingua*, 2008, 118(4): 465 – 477.
- [9] Mellow, J. D. The emergence of complex syntax: A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of the ESL development of dependency resolution [J]. *Lingua*, 2008, 118(4): 499 – 521.
- [10] O'Grady, W. The emergentist program [J]. *Lingua*, 2008, 118(4): 447 – 464.
- [11] O'Grady, W. *Syntactic carpentry: An emergentist approach to syntax* [M]. Mahwah, N. J.: Erlbaum, 2005.
- [12] Tomasello, M. *Constructing a language: A usage-based theor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13] White, L.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universal grammar* [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14] Yip, V. & G. Tang. Acquisition of English reflexive binding by Cantonese learners [C] // Beck, M.-L. *Morphology and its interfaces in second language knowledg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1998. 165 – 193.
- [15] Yuan, B. Domain-wide or variable-dependent vulnerability of the semantics-syntax interface in L2 acquisition? Evidence from wh-words used as existential polarity words in L2 grammars [J].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010, 26(2): 219 – 260.
- [16] Yuan, B. Is Chinese 'daodi' 'the hell' in English speakers' L2 acquisition of Chinese *daodi ...wh ...questions*? Effects and recoverability of L1 transfer at L2 interfac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2013, 17(4): 403 – 430.
- [17] 陈莉. 现代汉语否定词的句法语义研究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6.
- [18] 胡建华, 潘海华. NP 显著性的计算与汉语反身代词“自己”的指称 [J]. *当代语言学*, 2002, 4(1): 46 – 60.
- [19] 黄月圆, 杨素英, 高立群, 崔希亮.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反身代词习得考察 [J]. *汉语学习*, 2005, 4(5): 49 – 60.
- [20] 贾光茂. 语言知识有多少是先天的? ——二语习得涌现论与先天论之辩述评 [J]. *当代语言学*, 2011, 4(4): 361 – 368.
- [21] 曾莉. 母语为英语的留学生对汉语反身代词的习得研究 [J]. *华文教学与研究*, 2012, 4(3): 1 – 10.

基金项目: 本文受 2015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外国学生的汉语反身代词句法及接口知识研究》(15YJC740126) 资助。

收稿日期: 2015 – 05 – 05

作者简介: 曾莉 (1982 –), 香港城市大学博士。研究方向: 第二语言习得。